

著 岸 北 柳

旅

心

星海詩叢之二



# 洪天賜教授捐贈





# 心 旅

著 岸 北 柳



1967

版 出 社 報 月 詩 新

旅 心

柳北岸著

※

新詩月報社出版

POET MONTHLY

10-A Commonwealth Crescent,  
Singapore 3.

美達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一九號  
電話：四三一七三一

Meitak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519, Queen's Road, West, H.K.  
Cable Add. "HKMEITAK"

東方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發行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1967年6月第一次版 1-2000

32開本114頁・定價星洋一元

## 目錄

|        |    |
|--------|----|
| 靜思（序曲） | 一  |
| 獨行     | 三  |
| 熱海城的刀  | 五  |
| 花與樹    | 七  |
| 賣福     | 九  |
| 讀畫     | 一一 |
| 富士高原看花 | 一三 |
| 作祟     | 一五 |
| 伊豆道上   | 一七 |
| 晚禱     | 一九 |
| 金色的赤坂  | 二一 |

|             |    |
|-------------|----|
| 赤馬·····     | 二四 |
| 草月會館的風····· | 二六 |
| 黑房·····     | 二八 |
| 櫻花·····     | 三〇 |
| 風的話·····    | 三二 |
| 南池·····     | 三四 |
| 價值·····     | 三六 |
| 關住·····     | 三八 |
| 一目千本櫻·····  | 四〇 |
| 昏花·····     | 四三 |
| 畫心·····     | 四五 |
| 在步七墓前·····  | 四八 |
| 櫻木町·····    | 五一 |

|       |    |
|-------|----|
| 車上    | 五三 |
| 紅石    | 五五 |
| 一滴    | 五七 |
| 某園    | 五九 |
| 夢話    | 六一 |
| 辜負    | 六三 |
| 獻酒    | 六五 |
| 想開    | 六七 |
| 丹青的奈良 | 六九 |
| 淚湖    | 七一 |
| 騷跡    | 七三 |
| 心機    | 七六 |
| 牽惹    | 七八 |

|       |     |
|-------|-----|
| 牽牛花   | 八〇  |
| 泉之音   | 八二  |
| 明天    | 八四  |
| 領受    | 八六  |
| 機上    | 八八  |
| 紫色的酒吧 | 九〇  |
| 安睡    | 九三  |
| 牢騷    | 九五  |
| 清水寺   | 九七  |
| 野菊    | 九九  |
| 傾心    | 一〇一 |
| 交代    | 一〇三 |
| 懷鄉    | 一〇五 |

## 靜思

(序曲)

我們似一條籐上的苦瓜，  
默默地開過了淡淡小花，  
看驕陽擺着好大架子，  
亦讓輕佻的風姨亂刮。

因為要在這片土地生長，  
便不能說到為寂寞所嚙痛，  
我們還得到一份矜持和沉靜，  
最少亦可望見朗月朧朧。

上帝指定我們製造苦味，  
但我們自生了智慧和孤高，



六六八八八日

心上亦敲着相同的音節，  
配合了翡翠一般的美貌。

至上的戀情常常霉鏽，  
大地那無衰老的一天，  
你還在怨艾着甚麼呢？  
難道想到那青幽幽的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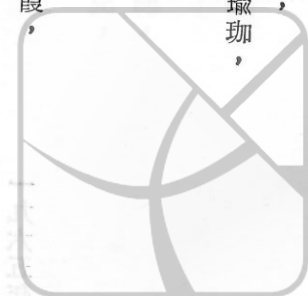


## 獨行

東京塔必是生了疲勞病，  
日比谷園裏才有人苦練瑜珈，  
好像不讓骨肉相連，  
但擁抱卻非常風雅。

溫室裏開遍了早櫻花，  
夜幕關不住了天空的雲霞，  
還有甚麼喜劇上演呢，  
落葉的銀杏棲着狂叫的烏鴉。

地下亦是十分喧鬧，  
一張車票可不能討價還價，  
說芒鞋又柔又軟吧，



那能行盡了海角天涯。

誰也不能走到了老遠，  
誰也沒有力量炸毀夜的鐵柵，  
就在鐵柵裏吐納正氣吧，  
因為鐵柵就是人們的大廈。

一九六五年三月六日 東京

## 熱海城的刀

櫥裏擺着有來歷的刀，  
說明的字粒排成一大套，  
刀還是一樣的刀，  
帶刀的人可不知往那裏跑，  
好得刀尖已沒有血腥味兒，  
誰是誰非亦沒有爭吵。



說它曾在山中殺了敵，  
亦曾在戰場上把叛逆劈倒，  
當年帶刀的人戰勝入城，  
用着刀尖兒劃破人民的煩惱，  
因為強敵已經投降，  
白晃晃的刀把守大道。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

刀還是一樣的刀，

帶刀的人亦會穿過了錦袍，

記錄的功勳不一定可靠，

總之的確有人在刀下求饒，

人民還是在刀下活着，

野莓的味兒未必比以前更好。

發光的刀尖存個驕傲，

因此有人不惜工夫考一考，

說美人兒在刀下發了笑，

讚這刀兒砍斷了萬枝旌旄，

想想鮮血必從刀下直流，

爲甚麼不把它入了鞘。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

## 花與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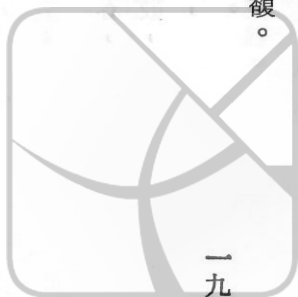
誰說四季有不謝的花，  
誰說萬年有常青的樹，  
過往的皇帝希望歲月長春，  
但終於不能永聽晨鐘暮鼓，  
庶士看見花樹似薄還濃，  
希望的是減輕大寒大暑。



其實何須爲花樹生了幽憂，  
亂世的人有的是長叉利斧，  
且看荒煙亂草的前身，  
當年住的還不是高僧貴婦？  
能站一站就算是人生，  
應爲落日和花樹相映而歡呼。

六五學三民六日

攻城窮兇殺人盈野，  
能站一站已不算辜負，  
休怨輕淺飄忽的時光，  
秋蟲之鳴，正是花樹燦爛的腳步，  
肚皮裏縱有希望的灰塵，  
可把灰塵看成花樹的香馥。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

## 賣福

四月襲來的寒風陣陣，  
午夜裏你笑臉相迎，  
不管來者是個嚼草根的人，  
亦請進入了逢凶化吉的亭。

人家不想多讀啓示錄，  
亦不想多頌金剛經，

你的小燈兒能照到天堂麼？  
天堂裏亦未必有真善美的景。

撒謊變成你的飯票，  
用濫調炊出了你的燒餅，  
人家行過了紅綠的街頭，



難道亦是前生註定？

毋須向你探問甚麼休咎，  
且從燈下揣摩你的表情，  
反而見到你笑出了蜜汁，  
正用着蜜汁浸潤你的枯乾心靈。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 東京

## 讀 畫

窗外似乎有潮聲陣陣，  
因為天黑，望不見遠帆，  
人兒睡在榻上聽聽祭日故事，  
美處是粉肩和黑鬢，  
眼角藏有無限情意，  
妙的是只畫了一半。



遠遠處有人夜遊花園，  
在濃蔭之下共撐一傘，  
探問曲廊幾時開了金石花，  
幾時開了素心蘭，  
原來心上爲了留春駐，  
不願到了夏日搖着檀香扇。

半睡的人兒越看越多情，  
幽徑裏的花樹越看越璀璨，  
甚麼時候再聽沁人的細語，  
甚麼時候再看到如此夜晚？  
還想畫裏的人兒伸出了指兒，  
對看畫人的耳朵輕輕地一彈。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

熱海

## 富士高原看花

車輪不停地轉動，  
心聲突破了貪婪的牆，  
看花不論東西南北，  
更不管往後的路途悲涼，  
把握片刻寫意，  
情願減少十年刀槍。



白頭富士在望，  
松針飄來的味兒很香，  
雖說患了虛無之病，  
可不想做一隻吃草的綿羊，  
小車兒載着千斤情意，  
這情意付與水鄉盪漾。

山川復活了青春氣息，  
蜂蝶亦有新鮮的食糧，  
我永遠把心兒和野櫻扣緊，  
我永遠記住淺間的一晌溫馨，  
上帝的安排真是難解，  
我果真有這看花的車輛。

七個小時的行程等於一刻，  
河口湖的水在發亮，  
我的年齡減少了一半，  
奔波的繩子亦變成一串珠鍊，  
花影從湖中輕搖，  
病人的心兒亦在發癢。



富士高原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 箱根

## 作 崇

要我們在蝸牛殼裏睡覺，  
醒了要擎起他們製造的刀槍，  
然後向我們的兄弟瞄準，  
猛烈的火頭不能轉移方向，  
我們原是專尋蔬筍的人，  
可不願配合他們帶來的魚子醬。

我們同情苦難中的兄弟，  
亦佩服兄弟中有個堅定的信仰，  
因為我們呼吸上帝所贈的空氣，  
可以各自行走各人的門巷，  
那能用鵝管插進我們的眼珠，  
把淚血寫出他們的胡來思想。



我們聽過許多荒唐的故事，  
抱個希望看看赤熱的太陽，  
休說這個念頭不深亦不細，  
像建個沙塔時時走了樣，  
我們在半夜裏開不了門，  
可從門縫偷窺憔悴的月亮。

手扶門門像門上自己的胸膛，  
暗地裏叫爹爹，呼娘娘，  
你們生前的運氣真好，  
沒有見到迫人犯罪的景象，  
還用荷馬貝多芬把生涯裝飾，  
春雷過後便到田裏去插秧。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東京

## 伊豆道上

彎彎曲曲小道，  
處處流泉潺潺，  
白鷺笑指赤腳的人趕路，  
彷彿是杏花春雨江南。

修善寺傳來一片鐘聲，  
洒落了天城櫻瓣，  
桂川冷冷地遠流，  
流出了里人的廬舍千萬。

休火山並非偽善，  
下田的街道亦非幽暗，  
一切靠血汗生存，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天報

但狩獵的人以爲與飛禽無關。

終於行盡半島山林，  
可未敢行近蓮台參禪，  
反射爐邊疑心存有火種，  
不如多看澗邊的無名蘭。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天城

時豆鼓上

## 晚 禱

海是一片迷濛，  
鳥聲一羣相聚，  
沙灘結着人兒雙雙，  
聽不清他們的傾吐，  
祇見那拍岸晚潮，  
像天神向污濁的人間震怒。



復仇的劍從山巖拋下，  
海的媚眼還是那樣作蟲，  
翠崗的唇兒塗上紅色糖衣，  
星星的金光在波上飛舞，  
魚蝦們那知誰是仇敵，  
除了清水便無所依附。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晚禱

潮音遮蓋了狂歡樂章，  
中天有半邊月亮未補，  
過去柳梢充滿春意，  
而今只有拓落的蘆荻無數，  
人間花草原來匆匆，  
好得潔白的海灘有了主。

帶病的心情必須重整，  
希望的光輝照耀風樹，  
十分熱力高唱頌歌，  
祈求和平的旌旗長豎，  
讓大海永遠是一片迷濛，  
讓鳥聲永遠是一羣相聚。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鎌倉

## 金色的赤坂

金色樓台播出瘋狂樂章，  
千束青絲拂着沙啞的鼓，  
眼睛染上迷惑的烟沙，  
軟了的腳兒不能趕路。

那有能力搗碎燈影，  
那有靈魂在樓下自縛，  
貂裘袖口已經出現了美手，  
眞像出水的紅珊瑚。

門外是北風震怒，  
門內有萬聲歡呼，  
勸門外的人和時間同醉，



不宜和時間發生齟齬。

人人都想撈回生命成本，  
說時間倍於明亮珍珠，  
還說夜裏那有深和遠，  
何須痴戀未來的骸骨。

這是世紀末大病所纏，  
康復寄托於一層厚霧，  
沒有人想到火山之下血淋淋，  
以爲一刻享受是一刻財富。

陣陣香味從門縫襲來，  
門外的人真是太孤獨，  
別人的病亦是自己的病，



因此自己和自已鬧着情緒。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日 東京



## 赤馬

橫須賀的黃昏姍姍來臨，  
廐外蟲音似在啜泣，  
你們挺胸昂首，有驕傲幾分，  
身上果真有了騁驪血液？

踢傷了萬千武士的臂膊，  
亦蹂過了戰野上的無數紅旗，  
誇說祖先伴過了穆王，  
崢嶸的山頭向你們的祖先行禮，

你們的祖先曾在古樓城月之下嘶風，  
可不懂吟味人間詩意，  
當梅花開遍了四隣時分，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日 東京

祇覺槽裏的燕麥太幼細。

不錯，你們的祖先曾馳騁中原，  
跟人家演出了慘敗的大戲，  
而今櫪邊的柳兒深深低垂，  
你們能否有個豪情的回憶？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 寫於三浦半島道中

草月會館附風

## 草月會館的風

風吹過了無淚的銅枝鐵骨，  
亦吹過了緋色的裙展翩翩，  
光和影從石階生了姿色，  
笑迷迷地儀態萬千。

如果金錢可以鑄出藝術，  
俗夫自然可以白日登仙，  
草月會館未見草月，  
你亦猜不透樓上的一排窗帘。

即使神工今日蒞止，  
恐怕亦無手法雕刻這個畫面。  
因爲人兒未散，花兒未眠，



因爲人兒未散，花兒未眠，

五色的旗杆揮出了一羣飛燕。

殘酷的車輪向大道奔馳，  
館裏還是一片清閑，  
天台上放懷迎風片刻，  
捨棄了神社的光輝雜念。



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

## 黑房

黑房裏活了一百三十日，  
故事看過了二百六十篇，  
從戰國悲話到了今代傳奇，  
處處是厭煩的畫面，  
愛好的只是鬼婆的面具，  
和小沙尼身上所寫的咒語萬千。  
自己存下一個很大的疑問，  
爲甚麼夜夜在床上失眠，  
腦子裝滿了城狐市鼠，  
心頭飛出了鶯鶯燕燕，  
它們的結局都十分淒愴，  
幸而和自己並無關連。



幸而利自己並無關連。  
也不完全沒有好處，  
富嶽三十六景時時在眼前活現，  
滿山滿谷是染綠的葉，  
竹林裏還有不少抹粉的臉，  
輕聲細語說來客福份多厚，  
腳趾兒還未發炎。

里櫻的瓣兒墜落紛紛，  
浪花衝向海石飛濺，  
惜春的人爲何未醒，  
芳草亦蹙了眉尖，  
夢魔老在葛纏，  
自己還是活在黑房裏邊。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 東京

## 櫻花

儘管有人把它看淡，  
說它不如碧桃艷麗，  
亦不及海棠玲瓏，  
清素難與梨花一比，  
還說簡直沒有香味，  
美處在乎豐盛而已。

亦儘管有人把它看輕，  
輕輕在夢土裏化為污泥，  
浮誇地誘惑島國的人，  
花下留着許多舞蹈足跡，  
薄命是上帝註定，  
長年只有一週佳期。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 東京

誰來撫慰昏濛的心窗，  
誰能吹出了夢中口笛，  
酒和歌喜悅一片，  
手與足化為多彩虹霓，  
誰教人半痴半狂，  
都是山櫻笑開了另一天地。



世上長壽的藥膏難買，  
二十億秒鐘活着無妨逃避，  
人道時間是匆匆過客，  
為甚麼讓雪海的腳步輕移，  
當你在它的翼下拾取春日，  
可真是拾到了春意。

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

## 風的話

看不完的沉沉素浪，  
賞不盡的疊疊青山，  
櫻在枝頭開了三分，  
也只能在路邊一站。

搖不動岷岷怪石，  
聽不終流泉潺潺，  
不寒不暖的天氣多悶，  
盈盈的嫩綠亦不能長伴。

本來就不是夢中嬌客，  
這回才有個英雄的打扮，  
亦算行過了千里路，



但吃的還是細小的松子一盤。

在陰陰古木之下想睡，  
在裊裊輕紅之中微嘆！  
柳拂朱欄似有聲音，  
那聲音似說你的頭髮已斑斑。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

## 南池

一池清得見底的水，  
水面浮着醉了的蓮，  
蓮兒像一派傘陣，  
鯉兒鰣兒在傘下談天，  
道是池邊有個緋色的裙影，  
似小野小町的詩思一樣安閒。

四圍沒有賞花得句的人，  
枝頭亦沒有短冊可見，  
釣台雖無幽微的笑容，  
鳧兒相愛可未曾遮掩，  
小草也好似感情在氾濫，  
溫存地獻出了綠色花鈿。



林木感到自身的蕭疏，  
卻俯視人家在池邊熱戀，  
還問鳧兒爲何不高飛，  
鯉兒鮒兒爲何不傳簡，  
旅人只存下空茫牢落，  
和憐憫自己的心一片。

(註) 小野小町——日本古代之女詩人，相傳她是一位美女。

短冊——日本民間愛習吟詠，往往於對花得句時，將短歌書於狹長紙上，掛於樹枝間，通稱爲短冊。

南池——在明治神宮之中央，景色絕佳，面積約八千平方呎，是古來之自然池。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

## 價值

小雨落得輕輕，  
二重橋下有無數漣漪，  
片刻間化為平靜，  
片刻間無數漣漪又起，  
雨中人像雅典神廟的圓柱，  
在禪寂的音律中迷離。

借問一個人的價值多少，  
說是二塊無色無味的肥皂，  
幾根鐵釘和二盒火柴，  
還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皮包，  
誰喜歡聽取這樣的殘酷答案，  
羽化總不及存在的好。



可以伴伴掘池的白鳥，  
可以望望千萬石頭的辛勞，  
亦可等候明日朝陽來臨，  
讓啞靜的人影付與春草，  
綠了宮城，  
碧了林梢。

曾經憎恨口令與號角，  
熱愛的是蒹葭和洞簫，  
焚去青春已經有了後悔，  
看看漣漪可越看越玄妙，  
再問一個人的價值多少，  
好似風吹柳絮不能描。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  
東京

## 關 住

關住自己的夢，  
別放走了時光，  
讓心中的迴音在腦裏盤旋，  
像織個熾熱的網，  
捉住了飛來的蝶兒，  
要它變成火中鳳凰。

何必這樣殘忍，  
何必這樣猖狂，  
屋外大浪嘯磯，  
撼動了白色紙窗，  
夢是無憑無據，  
爲甚麼還教竹影搖幌？



踏上叮嚕的音符，  
 暫與未滅的爐火相忘，  
 以前曾問陌上雪深幾尺，  
 亦曾在花間自來自往，  
 笛韻吹破了香馥影子，  
 那影子亦正是對對雙雙。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  
 東京

## 一目千本櫻

尋出了日款款，  
捨不了春紛紛，  
想把憂愁埋葬，  
沉醉於小涌谷的一段雲。

拋去了昨宵酒語，  
忘卻了山城箱根，  
車兒不讓你聽到寂寞之音，  
只讓你在飛移中訪問。

幽香漫天塞地，  
半空吊着一片紅粉，  
花瓣兒墜下飄飄，



飄飄向林下相吻。

花是櫻花，人是武士，  
這話真叫人納悶，  
櫻開五分便如此凋零，  
武士榮譽是裹屍自刎。

雖然迷離雖捨，  
水環山抱中可有許多荒塚，  
澄心靜慮也沒有好處，  
更排不了人事無常的癥痕。



泥的滋味帶騷，  
土的氣息微溫，  
一目千本櫻匆匆而過，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

彎曲的路兒讓你長奔。

士的馬兒長奔，  
頭前是和平路。

更對不了人軍械常的難境。

吾心轉動也萬古長流。

本軍山前中下自往來談話。

臨於板橋難礙。

貴士榮耀長壽保白銀。

機關正公對地出風香。

臨臨萬和人解開。

非景圖其，人是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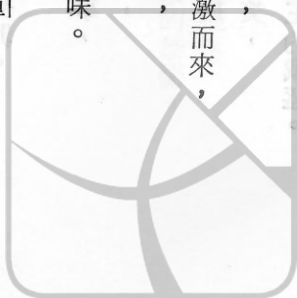
馬應向其了掛。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

## 昏花

從京橋走到了新橋，  
綿綿秋雨像天公在流淚，  
我亦許爲了找尋官感刺激而來，  
想看看幾個雕花的酒杯，  
它發着瑩光八面玲瓏，  
一看便聞到了瓊漿的香味。



怎料老眼昏花行錯到九重，  
窗櫺裏擺的不知是蘭是蕙，  
堂倌對我諂媚逢迎，  
說道這可不是實在的花卉，  
真是看得太模糊了，  
居然把鯨肉看成了紅玫瑰。

我因此不敢行近飄飄的夜蝶，  
再看恐怕變成了盤中的雜碎，  
終於想到一個大道理，  
便是頂好一年四季不斷炊，  
可惜自己葬過了好多的牙齒，  
嗅到燒鳥的味兒好似在受罪。

我想能在九重吃吃是好事，  
蠢才才想餐前的幾粒梅，  
忽然有聲求我讓路走，  
回頭卻見一隻狗兒在搖尾，  
櫥裏海老對我老眼發了笑，  
其實海老戴的亦不是真正的戰盔。

（註）九重——東京銀座附近之一食事店。  
海老——龍蝦。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

## 畫心

夢中見妳翩然盛裝來訪，  
他放下筆兒和妳寒暄，  
妳認真說道決定伴人長征，  
更坦白地說妳已是人家的禁衛。



秋風在窗前吹拂，  
代他對柔情棄權，  
希望妳忍受戰壕風雪，  
更希望妳能榮耀地凱旋。

雖然妳有天賦歌喉，  
在遼濶的戰場可沒有簾兒可捲，  
滿天星月必有寒意襲來，

而滿山滿谷盡是啼猿。

妳的新侶當然不會吝嗇，  
但不能保證防線十足安全，  
妳說可以從此捨愛取義，  
這個義字教妳跳入深淵。

妳那能誤聽武士的話，  
妳怎不清他們的血腥庭院？  
即使他們有數不盡的戰績，  
要是掀開了帳兒可令妳目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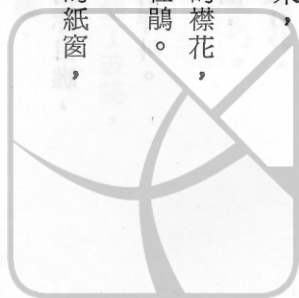
尋不到的珍珠終於尋到，  
那武士從此喜隨心願，  
也許有朝只存下一隻腿兒，



也許有朝只存下一隻腿兒，

終於燒燬妳的夢中繾綣。

就算妳能從戰場上歸來，  
妳將落得一身疲倦，  
還好，將來他會愛妳的襟花，  
像他在窗口所栽的紫杜鵑。



請妳看看秋風吹拂他的紙窗，  
也回頭看看他的花園，  
雖然沒有百媚千嬌，  
它的境界卻是老遠老遠。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

## 在步七墓前

爲了愛情，妳私自放火，  
爲了愛情，妳打開鐵鐐，  
妳的勇敢有人謳歌，  
亦有人主張把妳上吊，  
終於把妳執行火刑，  
火光熊熊中似個鏡兒給妳自瞧，  
秀髮明眸化爲灰燼，  
不管妳的心兒正爲愛情呼叫。



火燒圓乘寺有偉大紅潮，  
妳的演出未免迷了心竅，  
粉白的牆兒纏着紅玫瑰，  
還有羅衫兒掛在露台飄飄。

怎料妳來了一把火，  
想換取永遠的歡笑，  
而今墳前尚有石刻的蓮花，  
情侶們還稱讚妳如此乖巧。

想見情郎在妳的房中，  
撫摸妳的手兒從黃昏到了破曉，  
妳的脈搏輕輕在呼喚，  
無限婉變，也無限的嬌，

他自然不讓妳離去，  
妳那肯一日不看他的俊俏，  
妳不過想燒了自家的屋子，  
那知火種不是天河的鵲橋。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日 東京

(註) 步七，爲東京本郷四丁目八百屋什貨店東太郎兵衛之女。八百屋於一六八二年遭受回祿，太郎兵衛舉家遷居於追分町。步七與隣居青年熱戀，比及八百屋重建臧身，將回原店營業，步七不願與情郎分離，乃私自焚燒八百屋，不料引起一場大火災。



## 櫻木町

櫻木町上沒有迎人的櫻，  
祇有滔滔滾滾的人影，  
像一陣彩蛇在暗裏疾行，  
彷彿是搭上了夢中遊艇。

驛站裏發酵着汗花的味兒，  
亦展示了許多雪白的粉頸，  
匆忙的浪波在票房外旋舞，  
鐵軌合拍着震動的熱情。

爲甚麼要擠出了生命的油脂，  
爲甚麼不讓腦筋安定，  
難道都爲生活的火所灼傷，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謝蕭

必須如此撕破了沉靜。

時間似水菓在無聲中潰爛，  
遠遠的船在海上悲鳴，  
你要追尋昔日的風韻，  
櫻木町上可真沒有迎人的櫻。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橫濱



櫻木町

## 車 上

廂中粉味向四周噴射，  
聲音好似鳥兒一般婉轉，  
「互相碰碰袖子，  
正是前生註定的緣！」  
這雖然是一句名諺，  
可把我擠破了血管。



原是爲了看花而來，  
那知變成一身癱瘓，  
只得當它是詩的音節，  
偷偷地咀嚼生活的悲酸，  
當汗兒滴到記憶的網裏，  
心縈縈處是故鄉的安閒小船。

眼睛未必是心靈的窗子，  
有人對緊張的事十分喜歡，  
說是逗在這兒輕輕飄蕩，  
可以看到唇角的變化千萬，  
代的情感果真入於麻痺，  
只希望車兒少轉幾個彎。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

東京

## 紅 石

亭外臥着許多千斤紅石，  
它們眨着眼波找尋親人，  
有的說是打從老遠的信州而來，  
當年的路上崎嶇難忍，  
有的說是好得五十壯士護抬花轎，  
中途失去的香魂才能回真，  
希望從此可與朝陽熱戀，  
怎知每夜對着青燐的燈火哀吟。



它們在山巖裏甜睡很久，  
從來未曾發出怨懟的聲音，  
但造物賦它們一副艷骨，  
還有捐客爲它們洗去頸上煙塵，

缺陷得到彌補原是好聽的話，  
它們悔不粉碎之後贈與美女隨身，  
行路的人到底算是有心，  
可真停了步伐爲它們細思凝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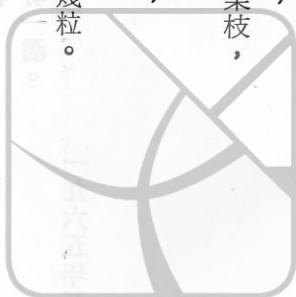
行路的人不敢迴視嶺上月色，  
也許是怕和它們心心相印，  
它們臥在那兒多麼貞靜文閒，  
在晚風之下吐出了幽香陣陣，  
難道真的是感到寂寞麼，  
那可很難置信，  
好得行路的人明日不居熱海，  
因此不想深問它們寂寞的原因。



一九六五年五月五日

## 一滴

不願再掀上半生的手冊，  
亦不願深究擦亮後的火柴枝，  
赤坂的燈兒艷冶妖嬈，  
不久亦將成爲一堆垃圾，  
休聽銀鈴似的笑聲，  
可看看盤中的草莓存下幾粒。



路兒直透秀美的青山，  
有霧籠柳城的詩意，  
但一個人能行多少路，  
能夠在路上演過多少戲，  
何必把一座閒耍看完，  
更何須暗笑紳士們的神氣。

窗外載花的車染上了污泥，  
桌邊有人遺下了白色的名刺，  
忽然想到脫下草鞋洗腳兒，  
又想到故居忠厚的簑笠，  
管它賬房的艷草奇葩做甚，  
且喝完了杯中最後的咖啡一滴。

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  
赤坂

## 集園

像軟綿綿的溫手，  
迎上剛強的一握，  
滿園氾濫了曄曄芳芬，  
卻輻射了幽秘的淒苦，  
被搶來的文物陳列眼前，  
親切的刀割破心肝處處。

霸王多是強盜出身，  
統率了許多殘忍的門徒，  
踐踏了萬里的綠化土地，  
對無數的妙齡姐妹侮辱，  
三百金石發出黑色的光，  
嘆着在火劫之中換了主。



那能欣賞指尖裏的茶道，  
那能領受園中的斑斕香馥，  
一如淒苦的落難王孫，  
望見祖先在龕上震怒，  
想到蘆溝月色的倉皇，  
清淚在蒼白的臉上飛渡。

偷偷地溜出了門外，  
濯濯春條亦令人恐怖，  
像千鞭猛拂人家面孔，  
要堵截了人家的去路，  
好得背後有個強壯的兄弟，  
要和強人下個大賭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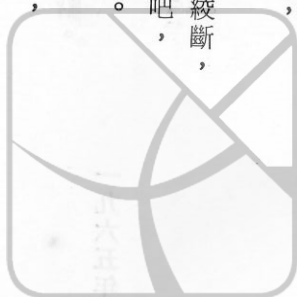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五月廿二日  
東京

## 夢話

這裏是個紫色的樊籠，  
安排着一條吸血的長管，  
煙霧的味兒令你頭暈，  
車輪的聲音把你的腦筋絞斷，  
就給你當個榮譽的市長吧，  
你會把帽兒向污泥一慣。

街上充滿了偽造的情感，  
買賣的是假冒的喜歡，  
黑裏白日追逐一片混亂，  
血液夾着毒素流湍，  
像墜下魔井一般恐怖，  
你正急望渡過了鬼域的關。



你真似一個熱病的患者，  
上焦下冷地週身痛和痠，  
而今依在床上造美景，  
把灰暗的後巷化成了綠色山巒，  
明朝能平安到札幌麼？  
還要趁着那滿舷是雪的船。

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 東京

## 辜 負

年青人安排愛情觸鬚，  
在八千公的碑下踏步，  
期待的神色十分貪婪，  
衣襟亦十分香馥，  
人道是一刻千金，  
我亦默祝他們的青春長駐。

八千公有無上忠誠，

當年在這兒迎送舊主，  
不管亭空室陋，雨急風飄，  
定時定刻把時間緊握，  
現在的有情人未必守時，  
否則，爲什麼有人老在碑下躑躅。



澀谷驛前滿佈了輕塵，  
灰色染上柳兒的新綠，  
已經看到有情的人兒遠走，  
但生怕他們會在車上反目，  
我亦有過年青時間，  
可常常把時間辜負。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 東京

(註) 八千公，爲某教授之愛犬，教授每日上班下班，八千公定時定刻在澀谷驛前迎送，教授逝世之後，八千公眷念舊主，每日仍定時定刻至澀谷驛前徘徊，後人造像以紀念之。

## 獻酒

——悼谷崎潤一郎

忘不了你的富美子之腳，  
也忘不了你筆下的春琴，  
誰說你四十年來愛靜坐，  
那知你刻刻在解剖人類的心。

痴人之愛是如此的狂，  
死的鉛字跳出嫵媚的聲音，  
獨自勇敢向名教挑戰，  
把嬌妻讓與愛友聯姻。

從眉宇間追尋惆悵，  
淡淡的煙卷吹出了靈幻千斤，

留下來的是疎星殘月，  
照着你的碟中灰燼。

恍惚會見了牧岡姊妹，  
詢問你那一天在湯原出殯，  
她們託巴朱斯釀了一壺酒，  
要獻給你在墳中逍遙長飲。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谷崎逝世之後四日

(註) 巴朱斯 (BACCHUS) 酒神。

谷崎潤一郎——大正年代即以小說「痴人之愛」聞名於世，被認為是

當代日本先驅作家之一。他曾寫「喫蓼之蟲」一書，  
後被翻譯成英文，傾銷海外。戰後，他的小說「鍵」  
和「細雪」問世。「細雪」被譯成英文本時，題名改  
為「牧岡姊妹」。

## 想 開

心兒尚未縛緊鞋帶，  
腦兒已從北海道回來，  
因為怕飲賽波羅的啤酒，  
便不想把自己的心事向人坦白，  
寧可偷偷地心賞千株黃菊花，  
更不願懸揣那雪橇的神態。



很想回到老家望望鋪滿薔薇的路，  
又想看看萬丈波濤的渤海，  
可悲的是已經看過比海還大的天空，  
亦曾吻過了四萬公尺的蒼雲鬢鬚，  
自己的渺小越想越可憐，  
不可憐的是自己是個老邁。

想想起來自己真個小心眼兒，  
而今還妒忌着門前的一羣小孩，  
他們抬起風箏拉了線，  
有的蹦蹦跳跳走上松林的山外，  
還有什麼比年青更好呢，  
但想想又須想得開。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

## 丹青的奈良

像一幅宋人的畫，  
像一架鮮艷的花環，  
雖然是深秋時節，  
碧綠還染上了山中小院。

登上若草山的老石，  
探過紅葉谷的流泉，  
額上縱有歲月的皺紋，  
無妨欣賞畫裏的嬋娟。

招提寺的鐘聲沉沉，  
在春日神社前面自剖心願，  
不能學得鑑真上人的吃苦，



也應像白頭居士在爐邊盤旋。

塔影晃動池邊小草，  
好像正在醞釀人間恩怨，  
何必爲小草關心呢？  
那斷雲無語地已經飛得很遠。



一九六五年十月  
奈良

丹青詩奈月

## 淚湖

琵琶湖原是一把琵琶，  
觀世音把它扔掉，  
他本想感化惡人的心，  
怎耐世人站在山頭竊笑，  
聖淚落下絲絲，  
雷電轟出了一個大湖渺渺，  
這是美麗的傳奇，  
誰都喜歡這個說教。



竹生島上供奉大士香火，  
走地獄道的人照樣逍遙，  
天公靜鎖一湖秋雨，  
玄鳥卻在枝頭狂叫，

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四日 寫

要萬古在歡樂中銷沉，  
譏刺大士永遠是個赤腳，  
說湖邊有年年柳色，  
亦有不斷吹來的尺八簫。

來了許多拾翠遊女，  
舉止十分妖嬈，  
迎上了一羣飛車，  
唱出了軟紅如霧的歌謠，  
湖畔的蘆葦迎風擺舞，  
自稱亦有不凡的儀表，  
一切全不平靜安閒，  
獨有蒼松失去了知覺。



一九六五年十月卅日  
京都

## 騷 跡

追尋騷人腳印，  
探詢黃翁聲浪，  
當年桂林莊外有錦帆往來，  
植半樓上明窗四敞，  
賓主煮酒論文，大醉大癡，  
擊鉢分韻，吟到櫻花開放，  
而今幽邃林泉不留痕跡，  
觥籌絲竹，下落茫茫。



小閣曾聽過嘹亮的歡笑，  
曲廊亦看過低徊的憂傷，  
有人羨慕江南的雜花生樹，  
亦有人愛上淺草的月照海棠，

今戶町確有過如此風流，  
難怪隅田川的綠波蕩蕩，  
腸中發熱醉了一座人物，  
四月的風透過了溫馨草堂，

風霜雨露蝕不了友誼，  
厚道子孫亦把祖先遺物搬場，  
石碑誌着麗句永鄰，  
可叫不來了墨川的畫舫，  
騷人的骸骨在地下多冷，  
只能從章句中聞到了芬芳，  
步出了平林寺的門第，  
大河內的影子好似拉得很長。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註) 黃遵憲(公度)——之日本什事詩最初稿塚，十九世紀末立於東京淺草今戶町之桂林莊，一九一三年始遷於足立郡新座町之平林寺。

桂林莊與植半樓

在隅田川之旁，當年附近廣植八重櫻，伴着錦帆來往，風光旖旎，是黃翁與日本詩人雅集之處。

大河內輝聲

原爲上州高崎八萬二千石的侯爵，明治維新之後退居林泉，以漢詩文以自娛，彼與黃翁交往時年三十歲，不幸於三年後捐館。

## 心機

說你常厭賣文生涯，

願讀法華挨餓，

我可分不清幻化與真如，  
只吟出你的詩中還有火。

你已經遠遠到了天竺，

看那兒的蝙蝠而感到迷惑，

雖說這是你年前的一念之差，  
但魑魅不來到你的院落。

我亦不想追逐自己的影子，

暫在多磨川的林中過活，  
把不能淡去的一腔牢騷，



託三味絃緩緩擺脫。

忽然想到弘一臨終的偈語，  
「天心月圓」在耳邊吹過，  
我們都在泡沫之中，  
該讓掛搭的人聽聽更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 牽 惹

望望山山水水，  
給心靈討了一個喜歡，  
而今又從九州飛過，  
送行的雲團千萬。

碧浪朱欄繫心，  
風吹落花紛亂，  
真是夢中尋夢，  
只惹得一片悲酸。

昨日看過紗燈閃閃，  
坐過了笙弦交織的床，  
目前剩下千絲別緒，



付與竹影紙窗。

天邊的落霞豈有今古，  
江湖載酒才是避世佯狂，  
淺顰深笑都已消失，  
誰想春紅秋白，月黑山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牽牛花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

## 牽牛花

不竭的江河，  
無窮的天地，

時光的過客算得什麼？

說不上是一個漣漪，

籬邊的大輪朝顏笑了，

笑過客們的馬不停蹄。

你可憐它命薄，

我獨喜它忸怩，

難道必須終年吐艷，

才配得上白石花砌，

你能聽到它的幽訴麼，

怕的是狂人前來採摘。



辛十二月十八日

芳春銷歇，它便爬了起來，  
不像你老是轉徙流離，  
即使不能長掇清香，  
還能叫種子來一回休息，  
蒼蒼天地，悠悠江河，  
和它的開落一樣神秘。

滿望世間是個花園，  
萬物都能爭嬌鬥麗，  
讓陽光射出了自由，  
黑暗和寂寥不留痕跡，  
一切都淡得如夢如烟，  
那才是新鮮的世紀。



（註）日本人稱牽牛花爲朝顏。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

## 泉之音

山泉涓涓地流，  
流出了美妙聲音，  
像淡淡的小夜曲，  
似錚錚的豎琴，  
悄悄追蹤人影，  
咄咄怨了人心。

由無到有，  
從古到今，  
不學達摩面壁，  
卻拾到空靈千斤，  
知它甜得如蜜，  
中流萬股酸辛。



滿山亂草，  
是誰造因？  
秋蟲春鳥，  
爲誰高吟？  
唯有涓涓泉水，  
未曾一天流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 明天

屋外縷縷風雨，  
室內沉沉微溫，  
路是行得多了，  
但未眷戀虛幻的燈唇。

泥淖裏長了白蓮花，  
夢中應有一罇香醇，  
花笑了，人醉了，  
誰能罵你愚蠢。

溫馨的床褥是真的享受，  
煮得一壺清茶才是學問，  
我不迷惑於床褥和清茶，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

愛看的是塵寰滾滾。

像脫軌的流星，  
不知宇宙尺寸，  
任它們幻滅開場，  
明天又是一片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 領受

攪碎了一簾花影，  
像夢裏迴廊，  
在幻網中演出喜劇，  
讓靜坐的羣山嚮往。

峭厲的濃冬已經去遠，  
枝頭的鳥兒正在歌唱，  
萬千錦簇從眼中飛過，  
如方才看到春意蕩蕩。

湖邊鋪下綠色地氈，  
大地揮出一股豪放，  
黃沙夢裏的人醒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看曠適的田園吐芳。

輕輕的影，曲曲的波，  
搖曳的姿態怎能渾忘，  
多欣賞一回箱根的溫柔吧，  
明朝又踏上灰塵的鬧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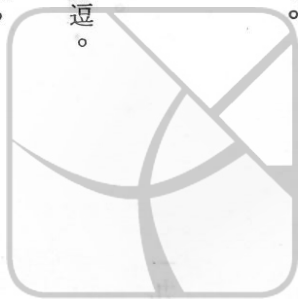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

## 機上

機上想起餅媪和漿翁，  
因爲人間失落了忠厚，  
我亦不能洗清貪婪的罪名，  
半夜裏在打算摩星摘斗。

同坐的女客熟睡了，  
長長青絲多柔，  
隱隱的風蕩出幽香，  
飄來的夢沒有半點兒挑逗。

大家都是蹈藉湖海的人，  
何必看清彼此的肥瘦，  
更不問尼采不敬耶穌，



六五平四三二

和那些成的王，敗的寇。

心上蒼原又起了野火，  
想燒毀那些行屍走肉，  
下面是那霸的萬點金光，  
為什麼讓它匆匆溜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 紫色的酒吧

驅走了心上的蘭和蕙，  
看看黑牡丹和白薔薇，  
燈唇照着酒眼，  
還有許多透明的杯。

把沉靜擱於門外，  
熱浪在室內崩潰，  
原始的愛在浮蕩，  
彷彿闖入女神深閨。

鳳凰有華麗翅膀，  
才叫獵夫犯罪，  
幽魅夾上斑斕，



誰能看穿了污穢。

燈光像鴿子蹣跚，  
看來亦將越軌，  
明朗的笑意當前，  
怎不醉它一醉。

把陰沉的情緒解放，  
禁止了空虛的微喟，  
黑髮好似夜的森林，  
看它是一簇向日的葵。

果真想到了朦朧花糊，  
可沒有想到自己的嘴，  
吻的是啞啞的悲慘，



飲的是黃蓮的味。

禽獸都有相悅的聲音，  
可未曾出售了幽會，  
人是如此聰明伶俐，  
把自己的糊塗大事發揮

不叫你撫青松和看明月  
亦不提起了慚愧與後悔  
如果姊姊妹妹正在身邊  
你要不要心碎？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

## 安睡

你生怕我提起了上帝，  
因為祂用時間來約束人類，  
人家在房裏吟聖詩，  
你便急急封閉人家的嘴。

你說可以逃出了萬丈紅塵，  
但不能忍心看那胡姬枯萎，  
寧願留下了支離情緒，  
不想在狂風暴雨之下歸隊。

原來你磨去了太多時間，  
斷斷續續地腐蝕了智慧，  
希望再有十年與花草木石相隨，



六十年八月廿六日

然後才跪向上帝的腳前懺悔。

其實你是拋不開懊惱襟懷，  
砌不成了堅強堡壘，  
如今教你一個最好方法，  
便是吃飽之後好好安睡。



六六年五月廿六日

## 牢騷

不想和酒精打交道，  
也不樂意和眞珠應酬，  
忘卻了擁抱與睡眠，  
也未考慮長生和天壽，  
更不想住在上帝製造的伊甸園；  
看一羣聰明和愚笨的狗。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

睡蓮花和小夜曲，  
由他們去手拉手，  
這不是原始的荒唐，  
又不關美和醜，  
讓強烈的波濤衝捲，  
舐去了歡樂的節奏。

把呢愛幻想和夢，  
緊緊縛在心頭，  
喧鬧並未嚙痛寂寞，  
沈靜和矜持一樣肥瘦，  
蘇羅門的智慧，  
有時比不上驢兒開口。

吹過來的柔和語言，  
總得打一個折扣，  
辛酸況味自己嚥下，  
外在的風雲怎能帶走，  
眼淚就是最好飲料，  
你還有什麼憂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

## 清水寺

禪院外，有千章喜悅的詩，  
酒杯裏，有萬般憂愁的天地，  
一切造化雖然很妙，  
但憂愁難用喜悅代替。

放下屠刀，便成佛陀，  
答案還是一個謎，  
殘踏過了多少幽階，  
它們會接納你的歉意？

風光像小魚一般活潑，  
溜進了眉頭和眼底，  
歡情好似春紛紛，



你還探問何時雲垂海立。

誰想腦子變成花崗石，  
誰想心扉滿雪泥，  
風斤月斧削不了縈迴焦點，  
暫且留下一個美的回憶。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京都

## 野 菊

我愛你的喜悅容貌，  
我又愛你的安閒輕靈，  
路上車聲教你驚悸，  
我代你咒詛都市的墮落文明。

你的香，把我的憂鬱散開，  
你的笑，是拋得十分秀挺，

盈盈地要和楓葉爭美，

淡淡地染上了一片黃色秋影。

北海寒流急急襲來，  
你的心，卻像印度的夏令，  
看看你的發燙嘴唇，



正充滿了調協的熱情。

你捨棄了矜持和矯飾，  
專爲我而高呼歡迎，  
我怎能推卻你的好意，  
便匆匆爬上了伊豆的山嶺。

舟內有張地圖，市內有路文，  
富士車轡，海濱，  
舟又愛湖，湖又愛山，  
舟又愛湖，湖又愛山，  
舟又愛湖，湖又愛山，

懷  
舊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

## 傾心

檻外是一派清秋光景，  
片片落葉在四處紛飛，  
能把落葉掇拾得了麼？  
那是一樁沉重的拖累。

擎旗的好漢緊緊站在高崗，  
離羣的人卻在摸索思維，  
隱匿避世的感情沒有用處，  
因為眼角還留下一把懷鄉淚。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日

一個人不能無所傾心，  
我傾心在腦裏建個土壘，  
借用二畝田地種種韭菜花，

和一堵不讓牛羊殘踏的牆圍。

每日準備十二小時流血汗，  
畜下一隻黃犬來守衛，  
收成時節總可享享口福吧，  
最多不坐在餐廳的正位！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

## 交代

把過去的事裝入袋裏，  
學學年青人談談未來，  
爬上天梯把星兒摘下，  
鑲進了未斷的褲帶。

然後把生涯的摺痕熨平，  
將濃酒的蓋子揭開，  
再看暮春的花和雨，  
揣摩它們不睡的能耐。

懣煩的黃鬚用利刀剃盡，  
衣上塵垢掘個窟窿深埋，  
緊緊追上香客的隊伍，



要熱情像海潮一般澎湃。

於是不問韶光何處勾留，

先在心上搭個小台，

專爲濺濺新綠演戲，

未許一言道破的事兒便有交代。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 東京

## 懷鄉

柳外宮城獨上，  
伽藍裏亦有木魚可敲，  
而今正逢清明時節，  
你苦的是難坐輕輕的轎。

水是人間彩席，  
雲是夢裏浮橋，

遙想處士風流，

鏡中白髮向你微笑，

重重的煙把芳信隔斷，

貼上了懷鄉藥膏失了效，

穿簾細雨送來涼意，



隱隱步聲在你心湖觸礁。

回憶都是有毒的草，  
雖則它們綠油油很嬌，  
老來舊事無人說，  
祇看箱兒在床邊醉了。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 東京